

『蛋烘糕摊主军哥：让大家多个理由喜欢成都』



军哥正在做蛋烘糕。



军哥摊位前晚上10点还有食客排队。

食客蹲守5小时等出摊

开火前先来套“洁癖式备摊流程”

“来了来了……”人群里一阵喧嚣，军哥骑着三轮车从夜市街口过来。

车子刚停稳，一身白色厨师服的他，没有急着掏面糊、摆馅料，第一件事是搬出垃圾桶，麻利套好垃圾袋，再从墙根拎出小板凳，分给现场几十个排队等候的食客。队伍最前面的小姑娘感慨：“我两点就来排队，等了5个小时了！”

“准备工作大概五六分钟，你看我把这些都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他把菜单夹在车边，三个小炉子依次架好。

摊子雏形出来，他又弯腰，拿小铲把摊位附近零星的垃圾清干净，拎起随身白色水壶洗手。“里面是自来水，手洗干净。”

这一套“洁癖式”动作，最早在2025年10月被网友拍下，从去年火到现在。

队伍慢慢拉长，有人探头问“排队要等多久”。

军哥回应：“我算不出来，有买一个的，有买两个的，有买5个的、8个的，没法单独计算。”顿了顿，他笑着喊话：“我建议，先排队！”

有人追问限购数量、上新口味。“莫急，我等下官宣。”军哥说。

手里帕子不停，擦盘底、理台面。等全部馅料摆齐，围裙系上，照明灯一开，各色食材在灯光下鲜亮诱人。

根据排队情况限购

自有一套摊前“点单规矩”

围观的食客以为马上开烤，没想到军哥又停下。

他把帕子洗干净，反复擦拭灶台，拿出4个烤盘亮给大家看：“你看，都洗得发亮。”

挨个擦干净烤盘后，他扭头望了望排到路口的队伍，宣布：“今天限购8个！”

烤盘淋上面糊，放在灶炉上，很快传来蛋烘糕面饼的香味。

“荤素一个价。这些卤肉、牛肉、肥肠头、毛肚都是上午买的鲜货，现卤的。”军哥说，他每天备菜，至少6个小时起步。

“我做了30年蛋烘糕，在这里摆摊22年了。”军哥说，下午一般四五点出摊，有时晚些，六七点，固定在巷子里这个位置。晚上摆摊过12点就不再接纳新排队的客人。

他的摊位，有两套自己的“规矩”。一个是开卖前的清洁标准要按自己的“洁癖”规矩来；另一个，则是点单要按规矩来。“先来后到排队，根据当天人数情况限购，点的时候一次点4个，做完4个再点后面的，先交货后给钱。”

食客大多一次买8个，烤好一个码在餐盘边，全部做完再装进纸餐盒。

记者问他自己爱不爱吃，军哥答得很干脆：“我经常晚饭都是吃蛋烘糕。”

专程趁休假来打卡的胡女士告诉记者：“我住得远，开车来回要两个小时，今天下午2点过到这里又排了快5个小时，才等到他出摊。”最终胡女士点了8个蛋烘糕，32元钱，吃了个饱。

从路边摊到婚礼现场

他说“我还能再做20年”

最近，军哥因为把蛋烘糕摊摆进年轻人婚礼现场，再次受到关注。

现场一对老家在四川内江的小情侣上前打听，能不能把他的蛋烘糕摊搬进婚礼现场。

“完全可以。”军哥一口应下，笑着说，做婚宴也有好几年了，“有些小时候就喜欢吃蛋烘糕的，会请我去。”他还和大家分享，“最近接了好几场婚宴，还有自贡的新郎来找我，让我去给他做蛋烘糕，有点远，我拒绝了。”

“中午去婚宴，也不能耽误晚上摆摊，一般婚宴还是接成都周边比较多，尤其是温江本地的。”说完，他扯了扯印有“来了就是温江人”的厨师工作服，“你看我穿的工作服嘛，带了温江logo的！”

军哥有10件厨师工作服，每天换。“他们说我有洁癖，但我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要按我的标准来！”

有排队的外地食客打趣：“你都成宣传品牌了。”军哥用川味普通话回应：“让大家多个理由喜欢成都、喜欢温江，好事情喽！”

还有食客问：你做这么多年，累不？

军哥笑着回答，从街边夜市，走到年轻人的婚礼现场，“我还能再做20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杰 实习生 胡鑫晶 摄影报道

小学生被电瓶车撞倒 男子热心报信被误认为肇事者 家长全城寻人想当面致谢

【云求助】



生活遇到烦心事
扫码求助封面新闻

10月27日，内江市民刘先生通过封面新闻云求助平台发出寻人诉求，希望找到10月23日17时30分左右，在内江市东兴区金科公园王府小区附近交通事故现场用受伤孩子电话手表联系上家长的热心男子。“我当时以为是他撞了我儿子，误会他了，想当面致谢。”

刘先生一家居住在金科公园王府小区，儿子超超(化名)读小学四年级。10月23日下午放学，超超回家行至晨望路与苦檀巷交会路口时被一辆电瓶车撞倒，面部、腿部出现轻微撞伤。目击者王女士

拍下了事发时的画面。王女士回忆，她当时上前询问孩子是否记得家长手机号码，准备帮忙通知家人。就在这时，一男子握着孩子的电话手表回应王女士，他已经打过家长电话了。

原来，这名路过的好心男子拿起超超的电话手表，第一时间拨通了超超妈妈的电话。随后，男子又拨通了超超爸爸刘先生的手机。“你的娃娃被车撞倒了。”17时45分，突如其来的一通电话让刘先生心头一紧，慌乱之下，他下意识以为来电人就是肇事方，当即反问对方：“是不是你把我娃娃撞倒的？”等到弄清对方只是路过伸出援手的陌生人，刘先生连忙致歉。

万幸的是，超超送往医院检查后，身体并无大碍，留院观察一晚便顺利出院。“没找到那位小伙子，我心里始终过意不去。”刘先生坦言，自己当时因为紧张，错怪了热心相助的路人，害怕会凉了一个好人的心，希望能够找到这名男子当面致谢。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黄晓庆

画人像、画狗像、画猫像！ 7岁“啾老板”成都街头画肖像

10月25日，成都锦江区一家咖啡店里，7岁的小朋友啾啾进入了“心流”状态。任眼前人来人往，背后的音乐嘈杂，她只专注于指尖的画笔和眼前的模特，不时抬头观察，然后低头作画。

她的小摊上摆着一个用纸壳子做的门头，上面稚嫩的笔触写着：啾老板大头像，画人像画狗像画猫像。稍微有点阅读障碍的人，容易把这句话看成“画人像画狗”，忍不住要思考一番其中深意。啾啾不管这些，她专注于画画。

专注的小朋友仿佛散发着某种磁场，大家都围过来，看看这个扎着双马尾的小孩在画什么？

画纸上，色彩很大胆，荧光粉、克莱因蓝、亮黄色撞在一起；线条也很丰富，曲直、刚柔、粗细交织，点缀在人物的服饰上，形状更是不拘一格，脖子细长，手臂像弯月一般。这些神奇的元素组合在一起，竟意外地非常神似眼前的模特。和她的画相比，大人们的评价显得词语很匮乏，“像像像，太像了。”

一片赞叹声里，啾啾不紧不慢地把画好的肖像封装好交给对方，又开始准备画下一位。

啾啾的妈妈曾是美术老师，爸爸是设计师，啾啾从小就爱画画。去年夏天，妈妈突发奇想地提议：“啾啾，我们带上画板去摆摊画画吧。”妈妈的想法很简单，就是带着孩子出去玩。

啾老板的画摊生意意外的好，最开始收费1元，在家门口的河边摆摊，找她画肖像的人排了老长的队。后来，妈妈带啾啾参加各种集市，啾啾也乐在其中，还交了不少朋友，妈妈和她商量，“咱们涨价到3元吧，你算算，参加集市要交钱，有成本。”啾啾不懂



啾啾的摊位被围得水泄不通。



啾啾画的肖像。

什么是成本，也不会算，不同意涨价。妈妈就由着她。再后来，上了小学，啾啾学了加法，有了模糊的“理财观念”，同意把价格涨到了3元。生意依然好。

“都画出‘班味’了。”啾啾妈妈再次和孩子商量：“咱们把价格调到9.9元，这样排队的人会少一些。”啾啾不明白其中原理，但还是答应了。从去年夏天到现在，啾啾靠画画挣到了400多元，钱装在电话手表里。“可以买好多零食。”啾啾开心地冲记者笑着。

虽然曾是美术老师，但啾啾妈妈并没有系统地教过孩子画画，“一旦系统地学了，画面中那种童真、灵动可能就没了。”啾啾妈妈告诉记者，“虽然这种感觉可能迟早会消失，但我想她保留久一点。”

文/图 川观新闻记者 宁菓 夏婉琳 蒋健奇